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選輯
宋存標子建 參閱

葉絅齋集

策

葉春及

重師儒 尊崇教職

臣觀宋儒程顥之告其君矣、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而本於學校師儒也、則莫如今日、文學博

絅齋于穆廟初年以孝廉應詔上書爲通進司所

排今所錢猶論皆應詔業此是不網齋亦試做官
仕至稱承而卒

士森布天下豈不斌斌盛哉而其效未覩何故蓋古之師也因乎下今之師也因乎上上下之情乖古今之效異也夫古之師曷嘗不本於上哉州黨鄉遂之師即州黨鄉遂之老州黨鄉遂之老即德行道藝之人上之所命而教即下之所服而從者也今也不然不論德行不問道藝卒然而命之持牒而來據座而坐青衿之子有參差乎其庭足趑趄乎其前貌相承而實相護至於戴高位握大柄者乃始盤辟俯僂外

綱齋擬子錫筆亦有神似處當時自負殊不小也

相邀而內相拒夫人而不服其心則不能一日安處

而爲之長。而猶能使相承相邀者。徒以上之令耳。豈其心哉。豪傑之士。於是舍去。別求所謂德行道藝者而師之。徘徊於山林之中。棲遲於佛老之宮。所托甚高。而所服甚固。囘視爵序若浼已也。夫以天子之權而立法不能驅豪傑以入陶冶。而山林匹夫常主其事。豈所謂工哉。臣嘗讀莊周書。以爲天下好知。聞某所有賢者。則嬴糧而趣之。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若以陰詆吾夫子之徒者。葢周道衰。學官廢缺。賢者在野。學士渙然無所歸依。各自擇師。是以足跡

接乎諸侯。車軌結乎千里。當其盛時。黨安於庠。術安於序。豈一日去也。周之言徹矣。且其學已廢缺而自擇師。固無足怪。今學校遍海內。師儒環都邑。不能使豪傑之士。帖然心服而爲弟子。此何爲也。周禮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師儒之得民。卽朝廷之得民。所謂兩以繫之者也。不能繫其心。則不能施其教。而欲賢才之得。風俗之正。不亦難乎。蓋今郡邑學吏昏瞶之夫。儇少之輩。皆以乞得之。遨齪於尺幅之間。孅趨於拜伏之際。以自委之氣。而墜自立之心。以可量

之資而來可至之侮高者促升散甲者兢米鹽如此而已所謂督學亦不過高第精舉者奉璽書乘傳行部與馬赫奕甚都也檄下邑弟子聚之都會一試而罷地方不能遍臨學徒萬餘不能一訊未三年以遷報又挈挈而行矣夫是二者德行未必有也道藝未必有也徒以命而師之人亦承而邀之自故事外曾一問及否恥冠冕佩玉而後能教人揖讓披甲擁盾語人曰胡不揖也胡不讓也則彼有以相久而不服然亦未有披甲擁盾而肯以揖讓為言者則其於故

事外不一之間亦何怪哉臣愚以爲宜畧如程氏之言妙簡群臣所謂學明德尊者爲太學師詔天下歲貢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乃遣其願受教若舉人皆詣國子受業朞年而試文行俱優乃中上者授郡學若州學三百人以上次州學若縣學二百人以上次縣學不中隨歷事選用學皆一師九歲而考上者擢科道部屬次國子屬或郡佐縣令又次遞遷之不才者督學覺免不俟考監司郡守無得責以送迎拜謁苟禮隆貴之使人以爲清秩不可必得而後其職益

督學之選。天下之大。僅十餘人。難矣。宜命京朝三品以上。延訪果有德行道藝。然後舉授。舉主任之。召見勸諭賜宴。使之風厲較官。興起教化。一以三物爲主。最者超晉京秩。平者序遷。亦以九歲。不才者禮部都察院撫按覺免。不俟考舉。主連坐。夫擇之精。又任之重。則益奮發勉進德業。有以服乎弟子之心。天下弟子。亦知朝廷欲以深責之也。莫不洗濯磨淬。延頸舉踵。而聽服其教。較官地近。既得朝夕提撕導其善而救其失。督學位尊而久。又得月椴歲錬。周知其善惡

而進退之鼓舞振作優游涵泳。庶幾哉賢才可得。而風俗可正矣。然而議者必以爲責之嚴。用之慎。則老者無所於歸。吾知用賢退不肖而已。庸恤其他。且人而欲循之。則舉天下盡官而後可。此勢之必無者也。田野小民餘十斛麥。尚擇師而教子。奈何舉天下豪傑付之瑣瑣輩哉。凡物之可乞者泉布之小耳。明珠大寶未有乞者也此何任也而乞與之也

敦行實　　敦尚士行

臣聞王道既衰、諸侯力政、好惡殊方、人各善其私學、

以干世主、於是百家雜技、蠭出並起、漢興、董仲舒以爲無所統一、下不知所守、盡策定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罷絕之、方今道德一。風俗同。家詩書而戶孔孟。五尺童子。羞比管晏。則旣粹然正矣而人才乃不逮古遠甚、何哉。夫物莫不有實實者物之所凝於天地之精。而所用於天地之具也。稻粱之貴於荑稗决矣。有秕焉。雖如坻滿車。上不登於簠簋、下不救於饑餒。何者無實故也、無實則荑稗不若。今夫申不害商鞅墨翟李悝司馬穰苴孫武之徒。豈非學士

之所賤簡哉。嘗試求之。天下有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廣地富國立王威者乎。無矣。有枯槁不舍。爲天下墾草入邑者乎。無矣。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攻取戰克者乎。無矣。蓋其所爲雖不軌於大道。然而言必信。行必果。即事必著其效。未嘗以虛辭借也。故以諸子望聖人。不啻莠稗之於稻粱。至其確然必出於實。而無辭避虛誑以各求其事之必濟。亦與聖人何異哉。頗有邪有正耳。嗟夫天下何秕之多也。嘗試論之。聖人之教。其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法禮樂政刑。

其本正心修身、其用治國平天下、其文六經、皆實學也、然而諸子之學狹而出於技、故必掀形怵心乃有以見其奇、而成其頗僻、聖人之道、大而本於中、故愚不肖可以及、賢知不敢過、而人亦得以竊其似、所謂其道無常者也、是故懸爵祿之重、而較於文辭、則謂之言揚。習剽綴之文。而邀乎富貴、則謂之明經。英華果銳之氣。盡消於陳腐軟熟之中。孝弟廉恥之心。盡移於聲利盛麗之習。居常論議莫不舍其所憎。而舉其所便。論生死。則貴髮膚而退成仁。論出處。則稱同

群而隱義命。論交際。則借受宋而諱邾齊論道術。則引中庸而弃狂狷。修餙德行。則目爲好名。希慕聖賢。則日爲僞學。謹厚者已頹然托於不舉不刺之間。佻儇者則肆然而無所忌憚。蓋莊周已有糟魄詩書發冢之譏。又况糟魄中之糟魄。將弃與詩書而抹殺乎。峩其冠。栩其服。皆謂之儒。稱雖具而實亡矣。乃取而貢之天府。已不敢望荑稗之用。尚欲以充明堂而贍百姓。不亦謬乎。臣聞耕而鹵莽之。則實亦鹵莽而報。芸而滅裂之。則實亦滅裂而報。故既耔而培矣。非其

類者鉏而去之所以使之遂茂斂其華而向於實也至於秕者亦播之而已是以農之良者富於粟君之仁者富於才今督學較官既皆得人則宜使之敦尚實行以文取士已不可變要以實行爲主較官周知一學之士督學周知一省之士歲試文優而行優者上文優而行劣者斥行優而文少劣者則亦上之也歲薦文行優者貢於部不然罷勿貢鄉試文行優者進于省不然罷勿進使人得爲善之利不善者文雖工而不免於轗軻士乃日趨於實今既欲人務實而

去取又在虛文此蘇轍所以有樵牧之論也雖然臣嘗讀憲令朝廷之意豈不慎重哉既有卧碑矣又有三等簿矣又令歲貢視性資學業矣又令鄉試有司保舉文行矣然未有行者則法不信而人不敢也法令貴實行而實行者恒困蓬蒿法令賤虛文而虛文者恒衣青紫是以上之人知行之必不得宜文之終不能抑也譏同市非行若盜跖心知之矣視其文而華焉則亦取之懼其雖抑於今必顯於後即今暫抑後未有不收者也天下誰肯出而任其怨者先王之

法簡不帥教者。習鄉射以觀之。至於卒不變也。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不忍絕人而拒惡之嚴如此。今亦宜簡可教者。使之觀感於善。甚者雖華其文。而亦不齒。督責按官。無以好惡書於籍。而又參以提調之書。取舍進退。一以為據。本之以誠。行之以決。守之以固。不事姑息而有所忌避。庶能使人孜孜不已。興起於法度之外。而實行可得也。不然。鹵莽滅裂天下益趨於秕且治天下又烏用是秕者為哉。

決資格　三途並用

以綱齊之才而位微無以自展資格之錮人不

亦甚乎

臣聞天下之物有有格者有無格者善用者以方而合方不善用者以長而合短長短方員所謂格也惟不得其彼此之宜是以齟齬而不相入以此合彼尚不能入況以無而合有哉今夫人有知愚賢不肖而賢知之中又有政事文學言語勇畧之異其所以成於天者有形也官有崇卑繁簡而崇卑繁簡之中又有治教兵刑錢穀辭翰之殊其所以理乎事者有狀也成於天者有形而理乎事者有狀謂之格也亦宜均是人也而曰進士焉曰舉人焉曰歲貢焉低昂視

乎習睫美惡隨乎脣吻此如生人之初執而姓之曰某也某也亦遂以爲某爲某而已豈故有是哉（貴賤通塞視其所遭不知其所以然正似生而得姓耳）故夫官人之法與其合乎隨於人者不若合乎成於天者之爲得也雖然人之所隨曷嘗不謂天之所成矣乎學較之士群而試之拔其尤進于禮部不能者無繇自至焉初非塞其門而扼之也則其至者固所謂賢固所謂知矣鄉貢之士群而試之拔其尤上于　天子不能者無繇自至焉亦非塞其門而扼之也則其至者又所謂賢又所謂知矣人之所第一因其分之

所成。而亦何以自解。嗟乎。其所以試而拔之者。果取之於知愚賢不肖乎。將取之於空文靡辭也。其所以官而用之者。果取之於空文靡辭乎。將取之於賢知也。空文靡辭。不足以定有形之實而徒被之以無據之名。而乃理之以有形之實。然則人君欲以格而臨天下。可不知所合哉。昔者成周之士。有選儁造進之分。益畫然別矣。而所以興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也。名之即其實。用之即其取。是以隨其質之所宜而論之以為卿大夫士。鄉遂之吏。適有以相合而不爽。今格

之所定。疎於司徒。而格之所拘。過於周代。甚非所以廣英才而成化理也。且夫天下亦多故矣。而非氣則莫之能濟。居之所乘。氣之所變也。富人之子。顏色姣麗。動止容與。群處而聲揚。起趨而趾高。豈其盡賢知哉。居富而氣盈也。貧人之子。出入抵巇。進退惟谷。欲談而宛舌。將行而擬足。豈其盡愚不肖哉。居貧而氣歉也。故謂歲貢之不如舉人。舉人之不如進士。此兩者可以覩矣。歉則易委。委則靡然而有不振。盈則易

人才之不出。實事之不效。蓋于此兩。

足。足則蕩然而無不為。抑者既靡。引者又蕩。則人主

言也孰與共天下哉　陛下知資格之弊奮然欲決去之豁德音下　明詔深嗟太息歲貢不得為方面舉人絕望乎九卿可謂越拘攣之見馳帷墻之制而獨覩乎三五之道也臣竊疑之十圍之木必生鄧林徑寸之珠必産合浦何則聚之衆而擇之易也今以三年之率計之舉人三倍於進士矣歲貢三倍於舉人矣然舉人望進士百不一二焉歲貢望舉人百不一二焉即有之亦閒署左官遐邑僻郡者也且汲汲去之矣諺曰困廩鷄栖不啄亦提言非其據也豈其無留

良乎抑方振而未應乎或尚未免於拘攣惟墻乎不然何宜見而不見也　國初官使惟務仁賢下品無墮地之汙上第無登天之驟誠以其人而已茲欲使進士盡爲判尉如宋則其勢必不可行況舉人既已不汪而又　國之盛典臣愚以爲自三人以下且無驟使顯融而試之於事與民舉人歲貢之良皆得如進士高銓之等及其蒞事治民有可指見而改其官登降用舍不復以科爲斷蓋初進之時惟問舉業故

不必同其出身但當不限其所至此則通人情

舉人不能如進士得遂出身歲貢不能與舉人同試

禮部至於銓注亦多詘焉則舉業之爲也既官之後

而合時變

夫豈論此學問該博文章典麗斯可以爲翰林節操端方國體鍊達斯可以爲科道故　國初於斯三選上不專用進士下不薄鄙歲貢技官他可知矣是以古之聖王作人於有格之中而不弃人於無格之外作人於有格之中者有格而使之無格也弃人於無格之外者無格而強爲之格也矧乎　祖宗之朝草澤九流咸充任使胥史小吏悉屬明揚功施廟廊光垂琬琰亦豈以格拘哉今則置而不收賤而不齒草

澤多枯槁之夫胥史懷奴隸之志又其甚矣臣欲請復賢良諸科令監司守令舉保聚實與科舉並用二千里歲舉一人不惟其多惟其稱因其所舉以爲舉主賞罰天下無得入錢爲吏試中乃補上之人又必遇之以禮養其廉恥不爲限其所至使之欣然皆有自奮之意夫不强爲之格以盡天下之才而但察其所宜以合其用則賢知大小各得其分即愚不肖亦皆鼓舞以進於善官職不修未之有也然則天下之人亦何必多爲等級以拒絶之哉

審舉劾　　判舉務疏

臣嘗讀史而嘆齊威王得御臣之術也。齊威王委政以來，國人不治矣。當是時即墨大夫最賢，而左右乃日毀之也。威王使人視之，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賢也。則召而語之曰：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夫封之萬家。阿大夫最不肖，而左右乃日譽之也。威王使人視之，田野不闢，民貧苦，趙攻甄不救，衛取薛陵不知，不肖也。則召而語之曰：子其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夫。烹之。譽者並烹之。譽阿者即毀即墨者

叙事自作右。

也於是群臣震恐。莫敢飾詐。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夫即墨賢封賢。阿不肖烹不肖可矣。而私毀私譽之必誅。豈非讒妬者即毀政之原。朋淫者乃假手之道哉。驩兜之放於崇山也。其罪不可考也。獨故嘗舉共工耳而舜亦自言其堲讒說殄行也。繇此言之。威王之所以奮其飛鳴。以警動臣工者。其即舜之術與。今夫倉公之用藥也。將欲使之去邪而保正。則必先制其性。炮炙浸漬。靡不備至。苟不制伏。而惟其性之所爲則將橫發爛縱。邪氣益張。正氣益耗。幾何其不溘然

以覲也君之用人何以異此近日京朝保任久未見行拜道封彈亦惟其巨天下司府州縣官吏賢否獨在撫按臣嘗聞即報矣其舉者必方面大官也不然必進士州縣也不然必其突梯帬脂善為媚者也不若是千百中之一耳其劾者必州縣小官也不然必舉人方面也不然必其倔強倨亢不善為媚者也不若是千百中之一耳是故東方明矣畢庭而候于門此已成故事屏斥蓋輿擯弃錦繡隱行避影鵠立臨廁傴僂唯諾不可復立異矣口吶吶如有吞則大官莫不皆然況小官乎何者祈

舉而免劾也使車至契喘汗而迎于途捧杌視膳望塵展拜差品極水陸供張擬王者凡所以悅耳目娛心意者纖悉具備則進士莫不皆然況舉人以下乎何者祈舉而免劾也大官進士薰灼未艾吾之舉者常在焉而又速之以媚小官舉貢止泊有所吾之劾者常在焉而又邀之以媚是以王石混淆邪正雜糅公道榛塞人心幾希此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天下如此其大矣賢人君子如此其不少矣而臣安敢妄有以詆之哉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專

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臣嘗迹其事矣。蒿藋成林。倉庾告匱。田野未見其闢也。糟糠不厭。裋褐不完。人民未見其給也。官怠而不勤。吏奸而俟賄。事未見其不畱也。貧苦失職。閭里呻吟。百姓未見其寧也。天下一家。固無敵國相侵之寇。然郊門之外。盜賊日屠鄉聚。老幼係累矣。夫為之涕下。典兵者未嘗遣一鏃以擬之。緩急其可使乎。皆往往被舉矣。此臣所以妄議之也。夫媸妍困乎強弱。則剛者吐而柔者茹。美惡視乎苦甘。則佞人登而直人遠。豺狼截道。群豕為牽。貍鼠

同遊狐蠱變態使遇威王必無事矣且藥未有不制而可用者也臣願　陛下攬虞帝之權收齊王之柄審舉劾之司重巡按之責今都察院堂上官保舉强幹廉明御史遣之俾察官吏果有賢能超異與貪暴（加是考課恐亦徒空言）尤甚者明著實迹特奏其中材之人可上下者別其考語以聞各爲正副二籍正者留中省閱副發吏部與二三大臣雜治之考語候考舉劾驗實如所謂使（得務所遣則視者未必得人而患亦不細耳）人視即墨之爲者然後以行刑賞其有賢能徒以格畢或不善媚被劾仍遷之不肖被舉舉劾不實者悉

問如律。使還。堂上者。察以進賢退不肖爲稱。蓋中人最多爲治有要。是以齊縣七十。止取二人。公道昭明。誰不懷畏。而又操執乾綱。專治刺舉之吏。則其制乎御史。卽所以制天下郡縣也。夫天下至廣。人主安能盡知。故寄耳目於左右。目瞽而黑白不殊。耳聵而淫雅相混。則是必天子自爲而後可耶。甚矣人之不忠也。天子固無自爲之理。而左右又不可盡信。然則齊威之術。可以其異於舜而弃之哉。

擇將帥　試士騎射

臣觀蘇洵之論將帥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比也豈不然哉雖然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使以疲駟而駕敝車骨苦筋勞躑躅而不能進非長於尺而短于寸也其所病者敝車非任重之資而疲駟非致遠之器也則將固非相比亦烏可不愼擇乎哉方今天子憂勤於上大臣宣播於下而甘澍之灑不能及於覆盤葦轂之地泳沫闔懍而邊郡之氓肝腦塗荒墟膏液潤腐草老稚係累父子夫婦不相保此將吏不肖也昔我太祖皇帝以馬上得天下擐甲厲

餫與諸公並馳於中原者十餘年。御將之道。籌之審矣。都司衛所。繡錯宇內。要害之處。置鎮戍焉。閫外之寄。悉屬武臣。以爲指爪揮兵。搴旗陷陣。非豎儒所能辦也。昇平既久。法令益弛。紈袴之子。豢於醒醲甘脆之中。沉於絲管娥姣之際。肌節駑緩。智識鈍眊。故

成祖時黃公爲交趾二司獨以儒官總事黔英二公觀其書札可見

仁宗皇帝命文臣臨鎮。治文書。議機密。參軍務。理邊備。後皆改都御史。稱提督矣。天下治安。縉紳用事。介

前擇參謀後稱提督此文武官輕重之所繇變

胄之夫。俛首下氣。唯唯聽命。是以總副參遊。有將之名。束縛而不能振軍旅。大權上歸提督。下屬備兵。屹

然將帥之任矣。故此兩者。不可不愼擇也。今之所任者誰也。章句小生。持方幅之紙。搓手而攫高第。安坐數年。富貴逼人。遂據而有之。入則列兵而居。出則陳戲而遊。擊鮮飲醲。垂光寵。富厚矣。盜賊滿山。耳聵而不聞。百里之內。攻下鄉聚。屠戮黔首。虜掠子女。目眙而不見。巢奪民田。虧損國賦。心憒而不知。惴惴然幸不攻城刼庫。自可數日而遷。畫隍以外。委以㗖賊。倍力爲巧詐。匿不上聞。飾虛功。詭空文。以誷主上。此民之所以哀籲而無告也。豈其與賊暱而利民死哉。身

家重而勇畧微聲然一豎儒耳。鷙悍跣跔。奮臂而善鬬者壯士也。婦人女子。緩步柔聲。珥璣曳縞。闘閧則閉户縮頸矣。柰何令婦人女子鬬哉。臣觀三代之時多以車戰。故士自少即學射御。司徒大比。亦以是而興之。與德行禮樂書數同選。用之於戰。皆能致師。非苟而已。是以　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定科舉格。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意念深矣。非大聖人孰能如斯。臣欲令鄉會中式舉人。願試騎射者。如洪武三年例。試即如此銓注以上第中注於其籍。授官時以爲捕盜通判、兵部主事。使之

治（者初之竟同左官矣誰肯以騎射自見者乎）寇行邊講方畧習韜鈐以待備兵提督之用然而論者。以爲騎射一人敵耳不足以得大將殊不知武之弓矢驟馳。猶儒之槧觚揖讓也。善槧觚揖讓者。未必能爲聖賢。未有聖賢而不善槧觚揖讓。善弓矢驟馳者未必能爲將帥。亦豈有將帥而不善弓矢驟馳哉。論者不稱太公之膺揚。而稱張良之似婦人。不稱孔子之却萊。而稱杜預之不穿札。是皆獵取一二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且夫軍旅之事以志爲主以氣爲用者也韋縫之人。而善騎射之技。其志深。其氣壯

矣。備兵提督。固不必出入行陣。與敵角一技之間。然而定議運謀。鼓銳制勝。非志氣何繇哉。駕萬斛於大海。楫之檣之。非長年也。而惟其命之聽。苟不常習。聞洪濤而股慄。見巨浪而心悸。尚安敢置身其中。左顧右盼。示水道乎。科舉之學。較士於槧觚揖讓。本不足以得人。豪傑繇之而出。何況弓矢驟馳。使天下之人。知 上意之所在。必有劃然響應者。方今武舉雖設。但其所得。不過挽强引重之麤材。入耳出口之腐語。且待之甚輕。即至總副參遊要亦命於人非命人者

若又合文於武則其智識足以料敵勇畧足以當患而勢可以有爲夾贊董責誰不聽命又使訓練武官歲時比試以俸而制賞罸其踴躍者必至矣今勲臣教讀既成虚文武官訓練卒皆弛廢至居閫外所聽命者又豎儒也國家何頼焉

較賦稅　田地定賦

臣聞三代之時無輕重之賦貧富之人此何故也天下之田皆歸天子上之所授有常而下之所輸有定也阡陌開田不授於縣官皆民貲而力得者縱横

分裂惟意所欲。縣官特總其賦之大凡爾。廣踰千萬而儋石不供。步僅丈尋而倍蓰不啻。此天下所以苦不平也。語井田於後世腐儒矣。然而强陵弱。衆暴寡。知傾愚不爲整齊劑量。聽其自生自治。遞爲君臣。則豈父毋所忍哉。恭今天下田地不均。官民異則。彼猶之胥。豪悍之族。倍力爲巧詐。飛走千形。機詭萬狀。派於見在。謂之活灑。藏於逃絕。謂之死寄。分於子戶。謂賦稅異等各視其地不可以一律論之帶管。留於賣主。謂之包納。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倏忽變幻。鬼不可得而原也。至於富人憚於征徭。割數

畝之產加數倍之賦。無直以免貧民。貧民逼於窮蹙。持難售之田。苟速售之利。減賦以邀富室。廣狹輕重。雜亂混淆。富者田廣而賦反輕。貧者田狹而賦反重。富者有公侯之資。貧者為狗彘之食。此所以流徙徧於山林。而盜賊難禁也。蘇軾號稱豪傑。而患按地更賦之不易行。昔者洪水沸出。[illegible]漫於天地矣。大禹灑而澹之東歸於海。若溝瀆然也。天下豈有難為事哉。且夫土地之數。載之以籍。不若稽之以圖也。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我 朝黄

冊里一圖焉。亦圖其戶耳。蓋人繡錯而居。圖於東而移於西。田地則星分棊置。千古不易。故人不可以圖拘。而田則可以圖得也。惟以田而繫人。不以人而繫田。是以增損出入。莫可蹤跡。臣愚謂宜盡天下田地弓之。不以官民起科。惟以肥瘠為則。因地定賦。裒多益寡。如額而止。某處田若干。某田稅若干。魚鱗圖之、占田者書於其下、里有幾鄉、鄉為幾圖、里長掌之、圖與黃冊相並、占田之人。十年更書。圖則如故。更造之際、里長察之、即其稅之收除、而窮其田之交易、或失

覺或姦利以致遺糧租稅徭役里長代辦葢先王之世八家同井宅在田畔入之所耕衆共知賦之所入衆共供也故弊不作今彼此殊方田宅異所一里之人目不相識一甲之田足不相躡欺隱之罪里長雖同未嘗實以責之是以奠如牛毛難數之矣黃册固嘗隨里通計封內田地第有數而無圖今既圖里甲復圖田地此里之長居彼里之地不問也此里之田必問此里之長彼里之人占此里之田不問也此里之稅必問此里之田雖未履畝披圖可見後之君子

所以憚井田難復者以爲守令數易不如封建世世於其土豪髮洞析亂無從也田賦伸縮一問里長更者必於故者受其指示即世於其土何異哉葢同比閭孰嚮孰受孰灑孰寄其知必詳有代辦之虞其防必至不然里之曰賦雖如其圖未免陰爲羸朒國之田賦雖如其數未免私爲登降漸積漸差復如前矣或謂里長代辦則逋者無忌代者無可柰何揭其田標其稅苟明著矣豈槩之乎

修軍政　查復軍也

臣觀三代而降，兵農畢處，於是有天下者，恒患兵之多而食之寡矣。國初之制，殆不然哉，惟其廢而不脩，故至今日兩受其弊而莫振。成周以丘甸制兵，五百一十二萬之夫，備萬乘七十五萬之衆，則是七夫而賦一兵也，雖曰征行不常，然亦豈能晏然無事者，至於鄉遂，則家一人而田與追胥竭作矣。國初置衛四百九十一，所三百一十一，以軍計之，約三百一十萬餘，而是時口之登籍者，六千五十四萬，則是二十人乃一人爲兵也，况平守城者三，屯田者七，二八

一九四六中半之法因地異焉不耕者少矣天下屯田八十九萬九千餘頃官民田八百四十九萬餘以八十九萬九千餘田分屬三百一十萬餘之軍人得二十九畝八百四十九萬餘田六千五十四萬人群聚而耕之比之軍之所耕乃其半耳則是軍之力盡南畝而民反不逮也三百一十萬餘之軍歲食糧三千七百二十二萬餘石屯田二十畝除正糧納餘糧六石八十九萬九千餘頃通得餘糧二千七百萬石則是軍之食軍自給之邊儲之所運軍需之所徵供

論衛所派得失可謂詳盡

於民者無幾也軍多為農故雖額設數百萬而不見其冗食出於軍故雖歲費數千萬而不見其匱城者較藉於三操田者講武於隙月內外相維彼此互發兵戎奮倉廩實故雖師興數十萬而不見其難且有待於他之也至於今日軍之存者八十四萬餘四之一爾糧之存者三百七十七萬餘七之一爾夫兵與食相為贏縮者也兵冗則食匱軍既少矣而糧不見其有餘食匱則兵冗糧既少矣而軍愈見其不足豈非脫籍者衆在籍者又坐食乎未墾者衆已墾者又

糜於坐食乎二者相須縮則俱縮乎置八十餘萬坐食之人以蠹三百餘萬僅存之粟故今日之食誠病其寡兵雖不逮於昔亦祇見其為多也且以七一之糧而食四一之軍必不能給是以漕粟鹽引悉取諸民一旦有急坐食之人圖視而不能戰復驅民兵當之無事既浚膏血以奉軍之生有事又塗肝腦以代軍之死此法之所以益弊而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謂宜脩國家之制復兵食之舊有田則不患無兵有兵則不患無食有兵食則不患無用而何待其他恭

人四方無撑。而田萬古不移。或侵於蒿萊。或奪於豪（軍田變爲民田人矣）右可以往牒求也。今誠未得軍以耕之。明彊畔。給器（若一二清復恐致紛擾）具授之貧民。而責其六石之入。而無月糧之費。此與軍之所耕何損。合一人之入以募一兵。百萬之師可措顧得也。屯田憲臣但督子粒不履田畝所謂舍其根而求其苗者矣。至於清軍。丁盡戶絕者。固當結罷。易名變籍者。則當究原。在伍行核。補伍俟報。雖萬里之遠。亦一二年可返也。柰何獨付之文墨間哉。况乎官以清軍爲名。何所不問。隱占縱放之弊。老弱頂倩

之姦。侵削逃亡之罪。實在空缺之數。行部所至。可不稽乎。胡專彼而遺此也。軍伍既充。然後守城者城。屯田者屯。豈患乎食之不給。乃若有司抑配必遣壯丁。既犯明刑。不宜肆赦。豪富之家。寧沒其產。以廣屯樹。教練之法。必如會典。騎射弓弩鎗刀之試。各有式程。官不操練。具問如律。厥乎環列衛所。皆投石超距之士。一旦遇敵。勇氣自倍。亦何待驅不教之民。以蹈必死之地哉。雖然今之所以重發官軍者。畏擅調而恐折傷也。夫衛與守禦云者。豈要城自保之謂哉。從便

乘機剿捕會捕律則已許之矣若夫兩關勢不俱完。彼此相當已足原宥坐視退縮乃宜罪之苟不寬假人皆顧忌而以養軍之民戰彼已養軍矣

去盜賊　惠州流寇

臣觀有天下者皆畏夷狄而輕盜賊豈以夷狄長技非山澤小民比哉嗟不然矣志不在大即折膠控弦不過草竊苟有異志荷鉏持梃非黃巢之匹夫也況夷狄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隔山谷壅沙幕天地所以限內外也侵冠剽掠天性固然明烽燧謹斥堠斯鳥

獸遁矣。盜賊則蟠我疆土。據我膏腴。利則出攻。不利入保。此腐腸之毒矢。而剚腹之犀刃也。夷狄比之懸矣。臣自結髮。即有天下之志。謂丈夫當以身報主。犁庭掃閭。揚旌萬里之外。以明中國之威。無從也。生長嶺東。日覩盜賊之害。故爲　陛下陳之。惠州盜賊垂十年矣。初葢一二宄豎弄兵潢池之上。搏之如咋鼠耳。有司爲轉官計。匿不以聞。百姓上變。反擊扑之。於是緣轉瀰漫。蝟毛而起。至於今日。如敗絮之虱。按於東而出於西。攻下鄉聚。屠戮老少。俘虜子女。巢據田

宅。驅奪畜牧。芟夷農功。白骨滿山。赤地千里。此仁人之所傷也。　陛下幸哀憐百姓。詔各地方官以講武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將盜賊妖逆。隱蔽從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至明聖矣。臣去年五月離家賊營府治百里之內。破三十餘圍殺萬人。　陛下豈聞之乎。蓋地方之官。心非忠義。志在富貴。其於百姓。不啻若胡越也。惴惴然祈不刼庫攻城。自可數日而遷故晝隍以外。委以啖賊而不顧。賊亦明知其意。不向

于此知賊不攻城府乃天下之深患而守土

城府日啖百姓而無嚴如此。是官與賊市也。粤南在

者以爲無傷也

五嶺外明珠大貝以遠見珍常爲吏所愛惜民生其間以遠易侮特不爲吏動念殺戮之禍甚於非垂吏加欺蔽不得與北同被憂恤賦稅之入等於中州田歸盜賊且與羈縻郡縣相視益悲痛愁苦矣然在他者必以兵食之匱爲解臣歸善縣人也親戚故舊賊虜多矣方其平居一金若無也一人若無也至陷賊中檄俘虜速贖不然且斬則妻子脫簪珥骨肉充任使何者情之迫而處之周也以胡越之人而托兵食之計匱不亦宜乎粵之郡惠爲小惠之邑龍川爲小

而趙佗則龍川起也。當秦漢時。惠盡僻陋矣。山海之
貨。尚未盡賦。蒲葅之藪。尚未盡除。趙佗收偏叉之利。
籍鰲霍之兵。遂并嶺表。南面稱孤。彊爲兵食患也。況
惠官軍外。民兵二千八十六人。有司倍役之。則四千
餘矣。城守狼兵又不下一千。正德間都御史王守仁
曰。狼兵之調。非特所費不貲。其殘掠不減於盜。南贛
精兵二千有餘。得以大軍誅討賞罰行之。而惟成功
是責。則比大軍之舉。費半功倍。安危之計。豈不以人
哉。臣敢效愚策以備采擇曰。求豪傑以典兵。嚴刑罰

以制命假便宜以重權愼剿撫以務本而兵食不論也何謂求豪傑以典兵提督兵備征伐之柄在焉守令告急兵備不悅無爲也兵備告急提督不悅無爲也總副以下視人眉睫指揮以下聽人肱臂又何責哉今之在位皆告急不悅者矣奈何民不枕籍而死也二者當擇宜決資格求豪傑必得忠義自許勇畧素著欲垂名於竹帛者而後委用則見肝腦塗地其情必迫兵食匱乏其處必周誓不與賊生矣不然業舉之矣患失之夫不敢言兵則不敢任事不敢任事

則不敢以鬪不敢以鬪則不敢動衆非欺蔽無謀耳何謂嚴刑罰以制命爐熾莫探崖峭莫窺何者探必焦而窺必隕也故人畏之 陛下詔巡撫守巡兵備等官如再庇惡殃民巡按御史嚴行条論重治蓋凛（上下因循已成故事雖切責之部數下亦無所益）凛矣今論治者誰也爐得無可探乎崖得無可窺乎昔漢作沈命法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死其後畏誅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盜賊寖多今法不至如漢而人皆欺蔽則寬之過也至借彈劾以脫身因調遷而膴仕尚謂之法哉何謂假便宜以重權難

遂一郡守耳。猶曰治亂民不可急也。顧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蓋用人而拘之。是縶騏驥之足而責千里也。其必重委任。去尺幅。使之展布馳騁。市租可以饗士卒。贖金可以充賞勸。先發而不爲專。少劾而不爲挫。所以解苛細而求功賞也。不假之權而制其命。固難能矣。何謂愼剿撫以務本。招撫之說。古蓋有之。所以待脅從而處服馴。非以媚渠魁而順驁悍也。況乎勝之而撫。則權在我。不勝而撫。則權在賊。權在我。則部置、散合。惟吾之聽。權在賊。則喜怒愛惡

惟賊之從。惟吾之聽。則一撫永寧。惟賊之從。則朝撫夕叛。二者相去。若莛與楹。三尺童子。不可欺也。惠州之權。果誰在哉。候騎至郊。隻兵莫接。咻煦防送。如奉驕兒。稇載而歸。遂名已撫。朋伍不散。戈戟不銷。田人之田。室人之室。攻劫自如。蟊毒益甚。鬭之則有不支。訴之則爲妄語。此良民之所以糜爛。而惡孽之所以蕃滋也。山谷曰殺人。里胥曰張譸。虛美薰蒸。實禍蔽塞。呰呰殘息。何繇至 陛下之前而訴之乎。今得豪傑而用之。嚴賞罰。假事權。誠心而行。相機而動。剿之

足以為威。撫之足以為德。庶幾哉民有更生之日也。人之於身。即其一毛。無不愛者。陛下德同天地。澤及昆蟲。豈重北垂而輕此南荒僻遠之民乎。則欺蔽非也。

省費冗

裁減冗員

臣聞天下之言。雖其至常。而要之不能易者。君子之所不弃也。饑則曰食。寒則曰衣。此兩言者。豈非天下之常言哉。然未有舍食而能濟饑。舍衣而能拯寒。是以雖其至常而不可弃。省費冗。務撙節。此亦天下之

常言也。足國之道無以易此。臣亦安敢舍而不設。以避廚傳之誚哉。昔者宋之仁宗稱恭儉矣。是時賂虜歲幣金繒數十百萬。此如子錢之人。責負于門。雖欲貶損而不可得。今天下一家。伸縮操縱。惟在于上。如巨富之室歲入偶歉。自勉以率家人。節用度。減臧獲。裁額傭。抑子弟。誰敢不聽。雖然在人者易處而在己者難割也。　詔曰內府供應。朕加意節省。用自有餘。該部照弘治及嘉靖初舊額酌量徵派。其以後加添者盡革。乘輿之際。人所難言也。　陛下割之矣。以此

推之。光祿太常之厨役。勳衛監局之員額。勇力工匠之班隊。戚畹內廷之賞賜。豈固不如制裁。弘道德之風。去靡麗之飾。慎起居。斥珍怪。嚴近幸。戒逸樂。享萬邦惟正之供。以視示天下。而在人之冗。有可言矣。蘇轍謂害財者三。曰冗吏。冗兵。冗費。兵食之計。臣於修軍政篇已畧言之。吏之冗者。雖更僕未易終也。臣特言其以千萬數耳。仲尼弟子蓋三千人。漢之經師。其從遊亦至千餘。今一學教官必三五輩。其教視古何若。高者乃課舉業。舉業須課之哉盡削其訓三四千

員可歲省十二三萬天下武職踰十萬人五倍於前竭膏脂以養罷駑非計也誠宜嚴賞功之格重比試之令使官不可輕得其已官者軍政治事乃支全俸領視職掌而止帶俸者十三給之有罪科斷如律開國功臣不失爵位亦數公耳此何功德哉五倍之羨奚啻數百萬也初建并京惟設行部分列六曹後既定都南京諸司仍而未革授閒養望乃以居之臣愚以為守備外并宜裁罷比於中都特為雄勝亦足以控制東南奠安 陵寢矣蓋有南五選不別置官成

周並建。惟命留後。無用此大事爲也況其俸幾二十萬斛酌裁罷。則所省豈尠少哉。至於冗費祿米爲甚。先朝諸臣已屢言之。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與知也。而臣則感於古焉。封建諸侯。周室爲盛。周公以功宗之冠。憑叔父之尊。其封於衆爲方百里。燕享朝聘祭祀征伐宮室城郭百官之費在其中後世子孫繼爲諸侯。分爲大夫。公田采地。不出於國。漢之謀臣賈誼主父偃。立衆建之策。行推恩之令。亦使子孫受祖分地今天下郡國皆屬　朝廷。征伐宮室城郭百官之費。

諸王不與其憂。郡王以下。秩秩繩繩。朝廷兼任其責。此所以有不勝之患也。漢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與內史等凡十五郡。今兩畿兩浙財賦所自出。京師所仰給也。其餘王府州郡。自邊儲軍糧吏廩預備造作。與凡典籍之不可廢者外。悉以付之。初爲均定其制。後雖子孫多寡。并令出入其間。葢百姓兄弟初均受產數世之後子孫雖或不齊終不損此以與彼矣閒慶府分封郡王。曾於一萬米內分撥。不知此時奉何例也。天下害財固不止是。特舉一二大

者。以此推之。財用庶可足乎。

闢土田　　幾輔墾田

臣嘗讀司馬遷所為貨殖傳。列致富人十數家。其道監鹽鐵冶丹穴危茜之事。與王者埒家不訾。津津矣。及叙白圭觀變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必以李悝務盡地力先之。然後知遷傷切於世。憤其所為末作濫而本業衰也。故曰本富為上。末富次之。此豈昧於大較。悅奇勝。惡治生之正道哉。皆繇之人。負郭千頃。荒蕪不治。持籌執筴。以爭刀錐。掊計僮奴。扼吭而誅其

入所謂舍萬金之產而行乞於市也上田當闕古今諸儒具有論著大者在唐鄧汝潁陳蔡許洛荊襄淮楚間臣未敢論論

畿甸中古者畿內謂之甸服粟米總銍於是而出所以省輸將便資給也　國家建都北平古為燕國燕故諸侯宮闕城郭之壯麗玉帛會同之輻輳百官萬民之殷庶何敢仰望萬一然自文公以後立於彊國之間非追蠻貉內措齊晉又嘗帥師爭馳中原乘勝逐北翱翔千里之外此其為費非微細矣蘇秦入燕時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

頫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即今　畿內東西所至。視管雖狹。而南有渤海鉅鹿。至于邯鄲濮陽。益兼齊趙之地。長短相互。實亦當之。管者織悉出於其國。而今盡仰江南。非所以富國息民也。蘇秦謂燕足於棗栗。栗支數年。不言秔稻之事。豈非人謀地利。漸乃出哉。臣觀往牒。何承矩耕水田於河北。虞集議海田於京東。脫脫大興營田。西自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起保定河間。北抵檀順。皆從司農佃種。欣慕之焉。水泉陂塘之迹。門堰捍築之方。召募教授之法。器具工

國朝墾田之事數舉數廢以撓之者衆也

作之資。屋畜粟米之富燦然可觀也。按成式法任智。數歲之後。其效立見。此與轉吳會漕潞渚功相十利相百矣。窮山澤。計毫毛。跋扉萬里。而直千里之內。弃而不收。甚可惜也。然出數十萬緡以為利本。而取息於數載之遠。非富厚之家不能。貧者一日之入。尚不足一日之用。而何暇思乎其他。蘇轍有言曰。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為。而無以為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者為之也。取諸其不急之處。指鹽鐵等。今內帑金

以內帑屯田所謂以無用致有用利無便于此者

有未用者。所謂不急。非耶。且富人之出錢也。度其能

償且在旦夕而後貸之典水利闢草萊亦旦夕可償者也雖然事議非難任難任非難用難用非難成難矣天下之人每病太怯不敢任事事偶相值謾然受命而不自量上雖用之常有輕之之意及其未成而奪其業古之君子先量其身而又要乎其君君能用之則受命而不辭不能用之不敢一日苟然以試而君亦專責之事終以濟故足述也方冊遐矣成化中都御史原傑經理鄖陽不可稱哉荊襄迤西沃壤千里遂藉蒿萊實盡其利籍流民墾曠土得戶一十二

其君相委心。豪傑效職。亦千古之槩也。今朝廷之上。望治如渴。天下之大。獨無一人可使乎。抑洪武初天下土田八百四十九萬頃。至弘治已失其半。近日司農所入。又多詘焉。不耕之田。固不少矣。獨畿內哉。藩府州縣。雖有農官。孰爲朝廷任事者。富强之道。在任用矣。

理屯鹽　修理屯鹽

臣聞國家治邊塞以制夷狄。修屯鹽以代輸輓。所以立富强。固疆圉。萬世之利也。然而法相因也。弊相乘

也。察利因之機。審相乘之勢。故弊革而法成也。自成化弘治以來。開中之格廢。而折色之例興。至於今日。穀粟貴而金幣輕。謀國之臣。莫不吝嗟嘆息於洪武永樂間矣。是不可不求其故也。開國之初。士馬盛於北陲。威稜震乎殊俗。驍將勁兵。揚旌萬里之表。旃裘之君。不敢南向而牧。墩臺之內。即堂闥也。當是之時。墾田之令行。而關地之人衆。富商大賈。耕則徒易集。糴則國易足。豈其人之聰智哉。時使然也。承平久而武備衰。教令弛而阡陌廢。四野蕭然。千里彌望。糴猶

艱阻。乃欲使之疾耕積粟。以應開中。知其難矣。且商賈之權。孰與縣官。縣官不能號召游閒除斥荒莽而責販易小民以數引之鹽任萬頃之地則臣見其勢之不能得也天下之事。未有辭其勞而享其成者也廣屯樹。厚儲蓄。誠縣官所宜為者。何必豎賈哉況俗支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今至銀六七錢。十餘倍矣持此溢羨以為勞費。亦相值也。折色豈過乎。即今屯田未能遽復。臣愚以為宜如丘濬之說立常平司於各邊都御史總之。將折色銀發司和糴以充軍饟而

後修復屯田。東自遼薊西至甘凉。地非鹻鹵。皆墾治焉。京邊軍自團營乘障外。隱占役放者。悉歸於農。已有月糧。官給牛種器具。行之數年。其入必多。報中上納。將有所取。所謂相因者也。至於鹽課。有可言矣。農人既供賦稅。所餘穀粟。即如丘陵。貿易變遷。縣官不問也。鹽課正額外。所產餘鹽。絲毫銖兩。悉屬朝廷。既無工本以給灶丁。復令附帶以重商。賈亦可見其法之不能行矣。律令益嚴。奸弊益甚。富商大賈十八困蔫。芻粟之上。不免侵漁。勸借之方。又溢例办。斗面火

耗之增加查盤勘合之濡滯而又兩地搭配數世守支官攢恣其貪饕箝掣因之上下賣商占中苑之於先奏求私販奪之於後此利之所以益微而召之所以難至也臣愚以爲天下鹽課皆令折色隨各司上下之鄉酌以前增減之數定爲一引稅銀幾錢運司徵解鹽無官私聽灶丁與商從便貿易商人給引下場買鹽官於要津照引而稅從各行鹽地方變賣嚴

此制近歲兩易皆嘗亦宜論之

緻退引商竈於引目外買賣皆絞夫正額不失每歲所產之鹽皆取而稅較之召商自賣不惟勞逸相懸

其獲亦倍竈丁納銀無消鎔追償之患煎熬所得易於變化自不逃亡節目簡易商人侵削滯抑之困可以少解法既通融人鮮爭奪勢豪專利之心渫惡推剝之虞不禁自息日久事定多餘鹽官亦可漸省其守支未盡者或轉般或改撥期一二年而折色之法即可舉行蓄積既多可以濟屯田之所不及盖先王之法遺於世者纖悉備至及其久也皆不能無弊審其勢察其機而法於是乎可復苟聽頹壞莫知其所從起莫究其所將至則豈貴智哉

大將軍戚公請告歸登州序　蔣慕

中國之患。北有胡東南島夷棘焉。秦城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控弦之民。不敢南向而牧。後世諱其事。而修其功。遣侲男女。齎五穀百工成島夷。後世被其毒而議其罪。　國朝防胡立九鎮。自山以東負海之郡。淮浙閩廣。築城置守。盡于珠厓。皆倭以也。可謂　聖人慮事者乎。魏鄂宋涼轉戰逐北。建功萬里之外。矯矯虎臣。將將之善。繇　高皇帝。　長陵北伐犁其王庭。而令自臨試節。假諸臣有一可使。惡有榆木川之

事乎。島夷自洪武時。固已患其慓悍。正統遂殘挑渚擐甲之人。竟無能挫其鋒者。報國謂何。嘉靖壬子、倭大入寇、浙東西江南北、以至閩越、咸罹其禍、督府數易、羽檄四馳、竭府庫之財、不足於糧餉、募梟鷙之徒、不足於行陣、數萬之衆、賊常以一矛走之、天下大震大將軍戚公時衆將、分部台州、爲鷙奮陣教戰。其節制士。無不一當百賊犯台州殲之、已徙部閩中、賊方壁福清、戰於牛田殲之、走興化、又殲之賊乃大創寇平、而閩浙免於鋒鏑、無不欲尸祝公矣、當是時。公名

大顯天下無問識不識皆知戚公。隆慶初，匈奴入塞，詔備薊州，公曰，禁兵則恣睢，召募則烏合，徵發則道敝，分戍則坐饑，邊郡良家子，以浙兵法分令更番訓之，三年乃可議戰，故公在鎮，未嘗徼一戰之利，所謂節制之兵也，匈奴款塞，願為臣妾，夫豈呼韓之運勝筭得焉耳，用於南如彼，用於北如此，使遇 高皇帝，萬戶侯豈足道哉，閫帥某曰，今之將難矣，古司馬法閫以外聽於將軍，致屈萬乘以信其威，何可得於今日，文墨之吏，實握其權，一不如令，吏得以法議之，且

非獨此也將相和調則事允濟故平勃交驩天下不以眂兩人夫皆社稷之役耳日者相臣弃賓客大將（蓋言江陵也將軍謂李江陵江陵沒言者并擊將軍使罷去）軍遂有人言摯摯而南猶尚以前過也倉公治病隨地而異公故習南北之勢亦欲起龐越而强之驥千里而縶其足公病則宜公曰不然不佞席先人之業結髮行間天誘其衷所向克遂有功皆 上神武中外大臣推轂之力也不佞何有焉甚爾武夫致位上將祖父妻子恩澤優渥功名顯於三垂寧尚有不盡乎介胄四十年筋力竭南爲瘴厲見欺即慕馬革之

名何益　國事向與武夷君要言南平島夷非靖胡
虜黃冠重遊又而來復武夷君之爲計何以解焉登
州近三神山仙人往來歸置妻子黃冠從之庶幾安
期之志國家人才如彭蠡陽鳥何少不佞葉子曰三
代下人品獨多子房謂功成不居而從赤松子也不
意千載戚公繼其芳躅公所言安期生意深遠矣射
楊葉百中而息鵬不難九萬里而南其息亦以六月
斯造化之玄機豪傑之遠識也子房雖辟穀強起高
后　上方拊髀頗牧安期公詎能乎公第黃冠往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李　栴原湞叅閱

李給諫奏疏

疏　李邦義

足國裕民疏　理財

臣等切惟食貨者、王政之所先、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周官嚴九式之條、而王制重九年之積、蓋以量入爲

出納盈濟虛誠有天下者之不可以一日不講也近蒙

皇上軫念積蓄匱乏特諭計部以處理克蓄之計仰見聖明憂民憂國之盛心凡有見聞皆思所以贊廟謨於萬一況臣等待罪該科與聞國計者乎但錢糧之數日浩繁而出入之頭緒紛沓有未易以旦夕曉者昨見該部條列八事以上亦可謂幾於詳盡矣然臣等芻蕘之見再四訪求猶有一二可以引而伸之者敢甘隱默不併爲我

皇上陳之臣等切惟理財之道莫過于大學一書至謂生財之道則不過

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而已、唐臣陸贄亦曰、生財之豐歉在天、用財之多寡在人、節之雖虛必盈。不節雖盈必竭。合而觀之則開其源與節其流、理財者舍是無別法矣、方今山林川澤、悉入徵輸、夏稅秋糧、各有歲額、舳艫千里、飛輓窮年、其所以充邊儲而供國用者、既有成規矣、頻年以來、倭虜爲患、此外復有坐派加派之名、養馬養兵之費。而當事臣工。權宜議處。至於贓罰商稅寺產事例度牒引錢、所以撥括之者。亦既無不盡矣、況今閩廣鋒鏑之

餘殘傷未起淮徐荒歉之後逋逃未歸而江之右山之東亦且以水溢旱乾紛紛具奏則開財之法誠不可以一毫復加于民者矣然則處理充蓄之計舍撙節其何以哉昔人論節財之法有謂在于革冗員汰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幾也嘉靖四十年爲帑藏匱乏歲用益煩該本科建白已經議革之矣然所革者不過務司埧驛之流以上曾未有一議及之者其爲省能幾何哉茲且不暇遠舉即如錦衣衛恩（蓋嘉靖初年曾稍核已後又濫溢矣）廕之濫踵接肩摩各衙門帶銜之官日增月盛是雖

賞勞酬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濫之費。則不可不爲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於後。則所省不既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定制也。況京師之衆。皆取於漕粮。又率數石而致一石。其徵解搬運之苦不論也。奈何其可以易視之。查得戶部所開月粮之數。共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營操總數則止於九萬焉。其餘或係錦衣衛官校人等。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攢人等。或係各該匠役人等。湊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粮。弊孔甚多。有以一

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冒支數十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糧之出數司馬不得而考也各司止據衙所開來之數。即以付之糧廳。糧廳止憑各司所發之數。即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無爲有以逃作在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夫以每月二十四萬餘之錢糧、止養九萬營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操之軍。無益之衆。反從而兩倍之者是謂非一一皆充實用。則臣等所不敢信矣。伏乞勅下兵部、候各衙門遵奉欽旨、將

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核在京各該食粮人數某項若干。某項若干。造爲食粮總冊用印鈐蓋。一送戶部。一送本科查考。如遇支放之時。各該衛所造冊送司。十三司須要類齊核實然後發之粮廳擬支其各該衛所官吏。凡遇月終。通將支過扣還之數。齊赴本廳註銷如或參差不齊虛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參究則冒濫者庶有可徵矣。至於錢粮冗費。近年言官已言之屢矣。而卒未收節省之效者。其故有二

撫事綱選則客兵之費多

有握韜鈐者。或邊事未甚諳。一遇警報。輙自周章。至

虛實未探而調遣先發者矣有威望頗輕則叅遊等官。各自主議有先發後聞有不可制者矣若此則邊餉焉得而不費哉。不知按伏者。兵家之妙筴。何嘗責其不調遣。謹調遣者無非以節行糧之妄費而已然均一調遣也。行糧之支。聞在薊遼。則有百里外全支五十里外半支之例。而宣大等鎮。則未之議焉。或者非畫一之法歟。近來宣大之費。視他鎮爲多。未必不由此矣。伏乞勅下該部再行申飭各邊鎮巡等官今後須要明白哨探。詳愼調遣其有不遵約束。將領聽

其指名恭治。其各邊鎮行糧應否照例查議，則錢糧不患其不節縮矣。夫錢糧固貴於節縮而尤貴於措處。查得舊制太倉解發之銀，止以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則處足於民運與夫各鎮屯糧秋青馬草等項奏給耳。邇來各邊多事，以屯地馬草則稱拋荒棄置久矣，一遇缺乏，即行奏討，太倉如之何不告匱也。近聞有能措處者，將無碍草場給軍採打，即役其力以修邊牆，而人不爲怨者，使人人效此，則各鎮之中，豈無一二可以措處以少省太倉之萬一哉。乞勑下該部，

再加查議，移文各邊巡撫，示以國儲匱乏，凡有地方可以措處，如屯種馬草之數，不拘多寡，儘力區處，或於各年民運拖欠之中，設法督追完解，以克下年正項之用。年終各將措處過錢糧若干，督追完過若干，拖欠若干。以上年爲額，令年省出太倉銀若干，造冊奏繳。其有區處督追數目過多者，或特加陞秩，或從重獎賞，則激勸之餘，孰無公家之念，誰無共濟之心，雖不敢大望其羸餘，亦可省十百於千萬矣。凡此皆臣等管窺之見，瑣屑之談，無非欲省一分，則裕一分

之意至於轉移運用之大則惟在於聖明留意焉耳再照國計民瘼事本相須手足腹心元係一體則覼之誠不容有二焉者近有淮徐等處水旱爲災十室九空逃移過半其粮運之額俱累見在人户包賠官軍師生俸粮已稱數年不給其艱難之狀悉具撫按疏中亦臣邦義夏間差回所目擊者如欲奏留商稅與改折二事誠知其萬非得已而該部猶靳弗全與豈非以國儲爲重恐開奏改之門雖知其急未暇理與然臣等切伏思之淮徐之地粮運之咽喉非他方

可比其荒歉又為數年之積患亦非他處可得而同也失今不處誠恐枵腹之久或有脫巾之呼其於粮運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為之慮也况聞商稅數十年來原係彼中借支之數即全以與之亦不過歸其故物耳運粮如必不可折亦當權其災變輕重量准二三年仍行漕運衙門嚴督折銀完解以充軍士月粮正數則公私兩便而嗷嗷望救之衆亦且幸寬舒於目前矣至於招撫營田一節事本甚難然非得人以任之蔑有能濟者臣等訪得漕運巡撫王廷素號清

修亦稱簡靜但處理通變之才原非所長當茲多事之時兼此重大之任豈可以因循坐待者伏乞勅下該部查訪如果臣等所言非謬將王廷攻之別用另推有幹濟有才望者代之至於所屬府州縣官亦須行令撫按體訪精力才幹者調用庶地方得人而招徠有道輯寧可望而運道無虞矣

王侍御奏疏

疏　　王得春

摅明詔罄愚衷疏　時政與革

窃惟聖哲之君、應時而興、必思明目達聰、以廣維新之化、賢智之臣、獲主而事、尤宜披肝露膽、以盡獻納之職、此固宜相須之甚殷、而相遇之不偶者也、我

皇上嗣登大寶、朝宁改觀、頒布綸音、海邦易聽、即其直言無隱之求、眞藹然中興之令主矣、臣叨受簡書、巡歷兩浙、雖能身遊虞廷之盛、而一念犬馬之微忠、欲有所建明、以爲更始新政之助者、殆夙夜不遑以自寧也、敢紬繹詔款遺意、上有關於國體、下有切于生民者、條爲八事、開列恭聞、

計開

一曰正宮闈。嘗聞漢臣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承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是不可以不重也。故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有所限制而不敢過。匪惟遏逸慾之漸。亦以養壽命之本。誠萬世之鑒戒也。今後宮之內。老弱幽閟者不知幾千百人。陰氣鬱積。怨望充盈。有傷天地之和。豈可不爲之一處乎。昔唐太宗踐祚。聽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遣尚書左丞戴冑。給事中

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前後簡出三千餘人至今傳爲盛事況今　皇上嗣極之初治法堯舜將陋貞觀之政于不足爲耶臣請勅下禮部早正　母后之位以聽天下之內治更選良家女備充嬪妃之數其餘婦女若非經　先帝御幸久禁宮中者皆宜出之各歸親戚任求伉儷庶陽道常盛陰氣常微而所以順養

聖躬消弭氣祲者此其大端也

二曰重祀典嘗聞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隆殺異宜常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者必得人以任之

則儀文可飭。誠信可通。由是郊而格帝。廟而饗神。胥此焉出。所謂惟賢者而後能祭之義也。此者我朝廷官制。爲太常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則隆重之意。槩可見矣。故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書而掌寺事者。宜興蔣守約。涿州郭晸賢是也。弘治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寺職者。灤州齊章。崑山魏校是也。豈常以異流雜品。而濫厠崇高之位。儼然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 先帝祈天永命。建設齋醮。故

此言世廟末年事也以羽人而爲太常因爲非據耳

如師宗記者。乃以黃冠羽士之流。一旦顯榮至此。今

奉遺詔。凡禳祀之舉。盡行停止。則官守不可廢。而宗記實不可用也。臣請勑下吏部。將宗記退還本宮。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爲之。修復　祖宗之舊制。丞黜異教之匪人。庶典三禮者。皆寅直惟清之士。必能盡志盡物。以秩祭法。以明祭義。而相聖天子明禋者。其殆庶幾乎。

三曰惜名器。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砥石。帝王用之以礪世磨鈍者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夫以官賞而分功德。則德之貴於功。官之重於賞。古人用意之微。

權衡之妙自有不容濫焉者矣惟英君詮擇寧損百萬之貲而靳一耶之拜其意亦猶此耳竊歎工部尚書徐杲者廼執斧斤攻造作一匠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其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于國家之輕重哉若謂經營宮殿勞苦而功高則優以厚賞亦云踰分矣顧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廕之世祿以裕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識者毎以爲扼腕而興嗟也臣請敕下吏部削去尚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里姑與冠帶以終身其

處之得所

子孫之在卿寺及錦衣衛者盡從罷斥仍編匠籍以供用以後凡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意逢迎希干寵祿亦不得非分遷擢汚䁥冠裳庶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薰蕕不共器而居牛驥不同皁而牧朝政肅清而四海之聞風者必爲翕然稱快矣

四曰禁諂諛嘗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固天之常道而聞祥則喜見災則惡亦人之恆情故容悅之臣每藉祥瑞以希寵榮好大之主多因祥瑞以誇功德臣嘗稽之往牒如赤莖素毳并柯共穗之類史不絕書

而要之謟諛之風。則從此濫觴矣。恭惟我朝開國卓越千古、故大聖人之所作爲、亦逈出常情萬萬也、姑舉一二事言之、洪武二年、陜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而二穗三穗五穗者甚衆、 太祖曰、朕爲生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也、永樂六年、福建布按二司奏言栢生花爲瑞 成祖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周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方以圖安戢、而乃肆志逸樂、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今

言栢花爲瑞、夫時和歲豐、物無疵癘、百姓富足、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乃降璽書切責之、大哉王言、有以仰見　二祖光明正大之心矣、邇年以來、獻瑞者不一而足。凡形諸表疏。見諸歌誦者。備極諛美之詞間有災異。則多所忌諱。匿不以聞甚非所以憂治世而危明主也。今　皇上當履端正位之時、不可不防其漸。臣請勅下禮部、通行曉諭中外臣工、毋得仍蹈前愆、以消邪佞之風、以養直諒之氣、凡四方或有水旱疾疫之災。寇賊奸宄之變、不時據實報聞。使可以

知戒惧而備修省。庶皇上敬天勤民，與　二祖同其盛，而諸臣忠言讜論，亦與媲相同其休矣。

五曰慎題覆。夫中外臣工，身任官守言責之寄者，孰不懷忠悃，竭款誠，敷陳時政，思各建白，以自獻于上。然甲可乙否，見多矛盾，彼是此非，言有同異，故下之該部議以覆請于天子。天子可其奏，而降有明旨，則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期于永世之必行。此實尊君固求是事在于部覆若部覆游移雖建言無益命重王言之大義也。但前此六卿擔當任怨者固多獨斷之猷，而依阿詭隨者未免徇人之見，每致言官

論事奉旨依擬之時委曲遷就漫無定主不曰誠如言官所論則曰與本部查訪相同使如綸之言渙汗之號玩若民間之常語多致廢格不加遵守此豈以爲訓乎臣請勅下各部今後遇有諸臣章疏秉公詳看持衡參酌是者即與奏行可也非者直以爲非即以論罷可也蓋苟可以同固不吝于立異苟可以異亦不必于尚同協輿論以裨國是又何嫌疑計較之有哉若建言者不顧國家大體仍摭拾以沽忠讜題者不論事體當否仍阿比以混上許科道官互相糾

劾。庶乎大臣秉執持之義。則庶官懷畏忌之心。是惟不言。言必可見諸施行。而聖旨之所頒布。莫不世爲天下法矣。寧復有壅遏之患哉。

六曰清輸納。臣伏讀新詔欽開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粮。欲加意節省。以免徵收之煩。又欲差風力科道官清查以稽侵漁之弊。累年積蠹。一旦振刷。此眞盛世之象也。臣以爲積弊固在於清查。而善治莫先於法祖。蓋 祖宗立法。至精至密。惟行久而廢墜。則弊斯作焉。所望以脩舉之者。寧不在于今日乎。嘗聞成化

以前運粮解户上納白粮及各物料户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運送内府粮長解户不與内臣等見面故軍挨不得勒掯内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致虧害及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欵粮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内府以故内官軍校視彼為奇貨多方刁措百計需求有白粮一石加至二三石乃能上納各項物料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廻解粮之人費踰常數不得不稱貸賠納輕則蕩產重則喪身雖有禁例誰敢與内臣抗衡雖號訴無由向九重上達其困抑若

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蒙是役。殆將與死爲隣矣。且積習旣久。盤結已深。彼視魚肉乎民。若秦越也。而司國計者。獨恐其阽於危亡而不爲拯援之哉。臣請勅下該部。查照成化年間事例。將承運庫及各監各局等衙門。凡係上供錢粮。添設科道官各一員。或將巡視光祿寺十庫科道。就便兼攝。如遇粮長解粮料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處投文掛號。聽候委官會同驗收運送內府收貯各該內臣。止許驗鎖鑰紀出納。並不得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

將一月內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查算明白。備造揭帖進呈御覽。庶乎奸弊可袪。財力可省。而祖宗之法度可復。更始之治功可成矣。皇上大奮乾剛、毅然獨斷、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百出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

七曰慎貢選、夫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故網羅天下儁傑、以布列于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爲方面。首諭吏部。毋拘三途。大哉皇言。所以飭吏

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人之中。年資壯茂志向高遠者。儘有其人。乆緣在上者期待甚輕。遂消沮自棄。今遇　皇上旁招俊乂。破格超擢。必有倜儻非常之才。奮發而興起者矣。至于貢行。非敢謂其獨劣也。蓋緣埋沉歲月。壯心已墮。雖欲建功立業。恒苦于日暮之途窮。此所以終難于策勵耳。臣請勅下該部查復先年選貢之例。每歲與正貢並行。然行選貢又先于慎選提學。雖有貝缺。必多方博訪。不分内外。援其華實並茂。而非徒以道學欺世盗名者。簡君是

諭令按士之時不以一毫徇己徇人之私得以參乎其間惟取其年力之强健也行誼之雅飭也學術之純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後舉而升之於國及試之大廷果能兼此四長則從而督膺之否者先黜其人仍查係某提學所取亦坐以不明不公之罪庶幾貢薦之士皆得以及時甄錄賢能兼征可以備三涂之用可以預兩司之擢而浚明亮采之事功亦從此致矣

八曰恤災傷竊惟淮安徐沛乃國家根本之地而鳳

陽泗州、又　祖宗陵寢之區、則所以輯寧底定之者、比之他郡縣、尤當加意焉、臣去歲出差南來、道經彼地、見其水患異常。室廬漂沒。田野荒蕪。百姓流離。嗷嗷待哺之狀。誠有不忍言者矣。況加以開濬新河、工役繁興。勞憊益甚。今雖竣事。而民之瘡痍未復。寒無以衣。飢無以食。其逃往山嶺者。亦無以居。皆聏聏相視。聞欲嘯起而爲盜。固理勢之所必至也。夫樹藝者培其方長非難。而甦其枯槁爲難。業醫者已其疾病非難。而甦其膏肓爲難。其在于今。民方枯槁而疾入

膏肓矣。所以回生而起死者。若非大加賑恤。其何以濟乎。查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內。先帝念淮徐等處之遭水患。而不忍斯民之陷於危亡也。特允輔臣所請。專差刑部左侍郎吳鵬。前往被災地方。動支徐淮二倉米麥四萬石。運司餘鹽銀五萬兩。及各府州縣無礙庫銀。與預備倉糧。相兼支給。一時百萬蒼生。賴以全活。而他變亦因之不作。臣請勅下戶部。體照癸丑年事例。擇遣大臣一員。前彼經畫賑與。以宣德意。以布仁澤。或止令彼處總理河道。及總河漕運衙

門，就便分理優恤，以救燃眉之急，庶乎民皆懷感恩服，而邦本可固，寇亂可弭矣，至於天下但有被災殘破地方，并乞即與推廣，一視同仁，此又聖明如天潛涉之恩，聯屬人心之至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